

非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实践研究

——以云南花灯为例

于谢文¹ 朱加雄¹ 张楚¹ 谭瑞²

1. 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戏曲学院 云南昆明 650111

2. 云南省花灯剧院 云南昆明 650111

摘要：云南花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云南民间流传最广、最具烟火气的传统戏曲艺术，融合民间歌舞、方言小调与民俗文化，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承载着云南各族群众的文化情感与生活记忆。在现代多元文化冲击下，云南花灯面临传承人才断层、受众老龄化、创新不足、传播受限等现实困境，传统传承模式难以为继。本文以云南花灯为研究对象，梳理其历史脉络与艺术特质，剖析当前传承保护的核心难题，结合云南各地实践案例，从人才培养、活态传承、创新发展、机制保障四个维度，探索可落地、可持续的非遗传承保护路径，旨在推动非遗文化在新时代活态传承、焕发新生。

关键词：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云南花灯；活态传承

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民间生活，是地域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核心纽带，其传承保护并非简单的技艺留存，而是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工程。云南花灯起源于明清民间社火歌舞，历经数百年发展，融合云南多民族文化元素，形成玉溪花灯、昆明花灯、弥渡花灯等多个流派，以“无岁不成灯”的独特身段、朗朗上口的民间小调、贴近生活的剧目内容，成为云南民间文化的标志性符号。2008年，云南花灯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保护

课题：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实践研究——以云南花灯为例》项目编号：2025XJFZXA03

作者简介：

1. 于谢文（1982.12--）女，汉族，山东高密人，职称：高校讲师，学历：本科，学位：硕士，研究方向：音乐表演（琵琶专业）。
2. 朱加雄（1987.12--）男，汉族，云南楚雄人，本科学历，高校讲师，主要从事戏曲表演工作。
3. 张楚（1989.12--）女，汉族，云南昆明人，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校讲师，主要从事舞蹈教育工作。
4. 谭瑞（1984.11--）男，汉族，云南昆明人，大专学历，一级演员，主要从事戏曲表演工作。

工作正式纳入规范化轨道，但在市场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当下，年轻群体文化选择多元化，传统民间戏曲逐渐被边缘化，云南花灯的传承保护陷入多重困境。

一、云南花灯的历史渊源与核心艺术特质

（一）历史渊源与流传脉络

云南花灯的起源可追溯至明清时期，最初是民间节庆、祭祀活动中的小调歌舞表演，百姓在田间地头、庭院院落，以简单的歌舞、说唱抒发情感、烘托氛围，是完全源于民间、服务民间的原生态艺术形式。明清时期，中原文化传入云南，与当地民间歌舞、方言习俗相互融合，云南花灯逐步形成雏形，从单纯的歌舞表演向戏曲化演变。清末民初，云南花灯吸收滇剧等地方戏曲的表演形式与剧目内容，加入完整的情节与角色塑造，发展成为兼具歌舞、小戏、说唱的综合性民间戏曲，流传范围覆盖昆明、玉溪、弥渡、曲靖等滇中、滇南大部分地区。抗战时期，“农民救亡灯剧团”将花灯与爱国宣传相结合，创作出一批具有时代意义的剧目，让云南花灯从乡村走向城镇，在全省范围内广泛传播。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各地相继成立专业花灯剧团，整理传统剧目、培养专业人才，云南花灯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成为云南最具代表性的民间非遗戏曲^①。

（二）核心艺术特质

云南花灯的核心艺术特质在于“接地气、活态化、

民俗性”，区别于其他传统戏曲的高雅繁复，更贴近民间生活，具备极强的群众基础。表演形式上，以“崑步”为核心动作，讲究“手不离帕扇，无崑不成灯”，身段轻盈灵动、活泼俏皮，动作简单易学，无需专业舞台，田间、广场均可表演，适配民间各类民俗场景。唱腔曲调上，融合云南民间山歌、小调、民谣，旋律婉转悠扬、朗朗上口，唱词采用云南方言，直白质朴、通俗易懂，内容多取材于民间爱情、生活趣事、民俗礼仪，没有晦涩难懂的唱词，老少皆宜、极易传唱。剧目题材上，始终围绕民间生活展开，既有传统的民俗小戏，也有反映时代变迁的现代剧目，承载着云南民间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与道德观念，是云南民间生活的“活化石”^[2]。

二、云南花灯传承与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传承人断层，后备力量严重不足

传承人人才是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人才断层是云南花灯面临的最紧迫难题。当前，云南花灯的资深传承人多为中老年群体，年龄普遍偏大，部分老艺人相继离世，大量原生态技艺、传统剧目、表演诀窍未能完整传承，许多经典老剧目、传统身段面临失传风险。年轻一代传承人数量稀少，专业院校花灯专业招生困难，即便有少量从业者，也因缺乏系统训练，难以掌握花灯的核心技艺精髓，表演功底薄弱。同时，花灯传承就业渠道狭窄，专业演员收入偏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难以吸引年轻人主动投身传承事业，民间业余花灯队伍也以中老年人为主，青少年参与度极低，传承队伍不断萎缩，后备力量严重不足，直接制约云南花灯的长效传承^[3]。

（二）受众群体老龄化，时代适配性不足

目前，云南花灯的主要观众集中在乡村中老年群体，多在庙会、民俗节庆中观看演出，城镇年轻群体对花灯了解甚少，甚至从未接触过这一民间艺术，受众断层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云南花灯的创新力度不足，传统剧目多为老旧题材，表演形式单一、节奏缓慢，缺乏贴合现代生活、符合年轻群体审美的内容；传播方式局限于线下演出，线上传播力度薄弱，内容形式刻板，未能借助新媒体平台扩大影响力，难以融入年轻群体的生活，市场空间不断萎缩。

（三）保护机制不完善，基层传承保障薄弱

尽管云南花灯被列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但基层传承保护机制仍不健全，缺乏系统性、常态化的保障措施。部分地区对花灯保护重视程度不足，资金投入有限，专业花灯剧团运营困难，民间业余队伍缺乏经费支持，演

出设备陈旧、演出场地短缺，难以开展常态化传承活动。传承人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补助标准偏低，老艺人带徒授艺缺乏激励，传承积极性不高。此外，传统剧目、音像资料、技艺档案的整理保护滞后，大量珍贵的老剧本、老音像资料未能及时数字化保存，面临损毁遗失风险；对花灯的文化内涵挖掘不深入，传承保护多停留在表演层面，未能实现技艺、文化、民俗全方位保护，基层传承乏力，难以形成长效保护体系^[4]。

三、云南花灯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实践路径

（一）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夯实传承根基

人才断层是制约云南花灯传承的核心瓶颈，想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构建“专业院校+师徒传承+校园普及”三位一体的闭环人才培养体系，从源头筑牢传承根基，破解后继无人的困境。专业院校层面，推动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等本地艺术院校与省市花灯剧团深度合作办学，专门开设花灯表演、剧目创作、编导编排定向专业，优化课程体系，摒弃单一理论教学模式，将实操表演、传统身段、方言唱腔纳入核心课程，定期邀请国家级、省级资深花灯传承人进校园授课，手把手传授原生态技艺与表演诀窍，定向培养科班人才，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传承人扶持层面，完善专项扶持政策，提高非遗传承人补助标准，建立师徒传承激励机制，对坚持带徒授艺、传承成效突出的老艺人给予专项奖励，打消老艺人传承顾虑，推动传统技艺代代相传。校园普及层面，推进花灯文化进校园常态化，将基础崑步、经典唱段、简易花灯小调纳入中小学美育课程，组建校园花灯兴趣社团，定期开展校园展演活动，从小培养青少年对花灯的興趣，培育潜在传承力量，拓宽传承队伍来源。

（二）推动活态传承，融入现代生活场景

非遗传承的核心是活在当下、融入生活，而非束之高阁的静态保护，想要让云南花灯焕发新生，必须打破传统舞台局限，主动贴近现代群众生活，实现活态化、常态化传承。剧目内容层面，坚持守正创新，在保留花灯“接地气、民俗性”核心特质的基础上，适度改编经典传统剧目，剔除陈旧内容，融入现代价值观与生活理念；同时聚焦当下时代热点，创作一批反映乡村振兴、民生实事、文明新风、民族团结的现代花灯小戏，让剧目内容贴合现代生活，引发群众共鸣。演出场景层面，摒弃单一剧场演出模式，推动花灯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民俗节庆、进庙会，开展常态化惠民演出，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花灯魅力。文旅融合层面，深度结合云南文旅发展优势，在大理、丽江、昆明等热门景区、古镇设置固定花灯表演点位，打造沉浸式花灯民俗体验项目，开发花灯脸谱、折扇、服饰等文创产品，让花灯从舞台艺术转变为文旅特色名片，提升群众参与感与文化认同感，让花灯真正融入日常^[5]。

（三）创新传播方式，拓宽受众覆盖范围

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线下传播模式早已无法适配年轻群体需求，想要破解云南花灯受众老龄化难题，必须创新传播方式，借助新媒体平台打破传播局限，精准触达年轻受众，扩大受众覆盖面。线上传播层面，鼓励省市专业花灯剧团、资深传承人、民间花灯艺人开设抖音、快手、视频号等新媒体账号，摒弃刻板的长视频表演模式，制作短小精悍、节奏轻快的花灯短视频，内容涵盖经典片段、技艺教学、幕后故事、方言唱段解读，融入流行音乐、网络热点等年轻化元素，提升内容趣味性；定期开展线上直播表演、公益教学活动，实时与网友互动，拉近花灯与年轻群体的距离。线下活动层面，定期举办云南花灯艺术节、青年花灯演员大赛、经典剧目展演、民间花灯队伍汇演等活动，搭建展示交流平台，营造浓厚的传承氛围。同时借助地方媒体、文旅平台宣传推广，全方位提升云南花灯的知名度与影响力，让更多年轻群体了解、喜爱并主动参与花灯传承，逐步扭转受众老龄化局面。

（四）健全保障机制，强化基层传承支撑

完善的保障机制是非遗长效传承的坚实后盾，想要推动云南花灯传承保护落地见效，必须健全制度、资金、档案、队伍全方位保障体系，强化基层传承支撑力度。制度与资金层面，严格落实《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建立云南花灯专项保护资金，加大财政经费投入，重点保障专业剧团运营、民间队伍扶持、传承活动开展、剧目创作等工作，解决基层传承经费短缺难题。档案保护层面，全面开展花灯文化资源普查，对散落在民间的传统剧本、老音像资料、原生态技艺、表演身段进行系统性搜集，完成数字化整理、归档与保存，建立完善的花灯文化档案库，防止珍贵文化资源损毁失传。队伍与激励层面，健全传承人考核与激励机制，提升传

承人待遇，鼓励传承人开展常态化传承活动；搭建民间花灯队伍交流平台，免费提供设备支持、专业指导与技能培训，扶持民间业余队伍发展，形成“专业剧团引领、民间队伍广泛参与”的传承格局，为云南花灯长效传承提供坚实的制度与物质保障。

结论

云南花灯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是云南民间文化的瑰宝，其传承与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坚守文化根脉、保留核心技艺，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破解当下人才、受众、机制三大难题。当前，云南花灯面临传承人才断层、受众老龄化、保障薄弱等现实困境，唯有立足实践、多措并举，才能实现长效传承。通过构建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解决后继无人的核心问题；推动活态传承，让花灯融入现代生活，贴近群众需求；创新传播方式，借助新媒体拓宽受众范围，吸引年轻群体；健全保障机制，为基层传承提供坚实支撑，才能让云南花灯摆脱传承困境。非遗传承非一日之功，需要政府、传承人、社会各界共同发力，坚守初心、守正创新。云南花灯的传承保护实践，不仅关乎这一项非遗项目的存续，更对民间戏曲类非遗保护具有借鉴意义。未来，需持续深耕实践，不断优化传承模式，让云南花灯在保留传统韵味的同时，适应时代发展、贴近群众生活，真正实现“活起来、传下去”。

参考文献

- [1] 苏丽, 宋柳漪. 探索云南花灯的传承与发展路径[J]. 民族音乐, 2024(2): 64-66.
- [2] 杨颖. 昆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协同治理研究——以云南花灯为例[D]. 云南: 云南财经大学, 2023.
- [3] 陈金春, 饶峻妮. 回归日常生活视域: 云南花灯研究的人类学反思[J]. 民族音乐, 2022(3): 28-33.
- [4] 苏新颖. 云南花灯舞蹈的特色与传承[J]. 读天下, 2025(15): 40-42.
- [5] 周灵颖. 以情感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基于云南花灯艺术的讨论[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5): 135-145.